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橫塘集卷十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_臣張溥

侍讀_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_臣章松雲

欽定四庫全書

橫塘集卷十三

宋 許景衡 撰

啟

余待制賀正啟

鳳歷自天端示歲時之始鷄圖在戶亦為風俗之常恭
惟某官陳義甚高樂善不倦禁塗持橐受一人之眷知
海國分符真千里之師帥栢葉既伸於壽祝茅茹方慶
於彙征賜環言歸指日可待良深忻忭曷旣敷陳

提舶蔡學士賀正啟

伏以歲元肇始蓋禮交樂舉之時陽德浸亨有小往大來之吉恭惟某官文筆絕俗風采照人漢法備於三章允資潤色蠻琛來於萬里暫屈總臨茂對新春坐膺純嘏栢葉已稱於壽祝茅茹方慶於彙征超升之恩倚立以俟某屬縻簿領阻造門闌下情無任忻頌之至

提舉張大夫賀正啟

上詞
同前

某官精忠許國美利在民茂對三朝栢葉方傾於壽祝

前趨一節茅茹行慶於彙征進據要華以究施設某備
員屬部遠迹使臺猥沿簿領之拘縻莫綴門闌之慶謁
下情無任祝頌之至

運使修撰賀正啟

上下詞
同前

某官誠心及物德望在人善遇吏民得部刺史之體不
遺故舊有古君子之風

判府陸中丞賀正啟

上下詞
同前

某官忠嘉體國豈弟在民擢總臺綱凜然先輩之風采

屬意人物允矣大臣之規模

上運使陳龍圖賀正啟

鳳歷自天端示歲時之始鷄圖在戶亦為風俗之常恭
惟某官東南偉人搢紳先達職清遠閣是為要顯之階
德重外臺尚淹刺舉之任屬三元之肇序宜萬福之來同
即慶賜環遂班持橐某方縻簿領阻拜門闌敢持咫尺
之書仰祝百千之壽

張提舉王提茶賀正啟

上下詞
同前

某官忠孝承家果毅從政南閩刺舉善譽固已翕然北
閣褒延異數屬諸賢者

翁修撰賀正啟

上下詞
同前

某官朝廷雋人搢紳先達職清東觀方新論撰之榮任
重南閩再總轉輸之寄

建州判府蘇待制賀正啟

上下詞
同前

某官東南偉人搢紳先達剖符南國甫當報政之期持
橐西清式遂承顏之寵

汀州知郡建州通判賀正啟

上詞
同前

某官風采照人文華絕俗南閩剖竹茂宣豈弟之風北
闕賜環行拜褒延之寵屬三元之肇序宜萬福之來同
某猥以阻修缺然慶謁其為祝頌實倍品倫

賀正啟

伏以鳳歷自天端示歲時之始鷄圖在戶亦為風俗之
常恭惟某官世德在人才絕俗握蘭中省早膺上聖
之知分竹南州特峻一方之寄履茲令旦密介繁禧某

屬以居閒阻趨慶謁是為祝頌未易敷陳

代人賀正啟

肇元歲始蓋禮樂交舉之時觀象泰亨有小往大來之
吉某官高才絕俗俊望在人抗斧列城暫奉將輸之寄
賜環清禁行躋侍從之聯茂對令辰坐擁休祉某竊官
末局託庇使封敢沿尺牘之書仰祝百千之壽欽惟陰
相符此願言

上判府陸中丞賀冬啟

伏以七日陽來故受之復五雲物色以望而書恭惟某
官造道精微執德洪毅正色獨立糾肅百官至誠不欺
師帥千里讜論既亦明驗清衷益當見思屬茲至日之
長即拜自天之命進位廊廟均福生靈某荷眷門墻縻
身簿領莫前叅慶徒劇頌瞻

運判鄭學士賀冬啟

上詞
同前

某官豈弟在民忠嘉體國道山寓直英俊樂與並游閩
嶺轉輸兵民為之兼足屬剛陽之寢長與盛德以俱亨

召擢之期倚立以待某猥沿辱陋實荷庇存方祗役於簿書阻叅慶於墉屏其為祝頌未易敷陳

提舉張奉議提茶詹大夫賀冬啟

上下詞
同前

某官豈弟在民忠嘉體國金閨通籍擅偉譽於公朝繡衣乘輅凜清威於屬部

蔡提舶賀冬啟

上下詞
同前

某官望重南州職清中秘衣繡抗斧有使者之光華平市上旌紛遠人之嚮慕

興化權郡孔朝請泉州權府李奉議賀冬啟

上詞

同前

某官天資高明吏事精敏金閨引籍擅偉譽於搢紳皂
蓋臨民凜清威於郡國屬剛陽之寢長與盛德以俱亨
召擢之期倚立以待某托身冗役邀庇鄰封方爾拘縻
缺於參慶其為瞻頌實倍品倫

運使翁修撰賀冬啟

伏以綬室飛葭慶剛陽之肇復繡工續縷知愛日之初

長恭惟某官天才不羣宸衷彌寵肅將使指三膺帝命
之申嗣奏歲功七更雲物之瑞屬茲道長宜與時亨進
班持橐之榮益擴及物之澤某荒唐無取庇賴有歸方
爾拘縻缺然叅慶雖竭誠於祝頌猶愧訥於形容瞻望
台庭下情無任欣悚之至

運使陳龍圖賀冬啟

上詞
同前

某官天資高明人望顯赫西清峻秩尚淹持斧之行南
至令辰宜擁自天之祐倚須嚴召進陟從班某久荷撫

存屬茲縻繫捧觴稱壽雖有阻於奔趨拈紙寓辭寫無窮之祝頌

陸中丞賀冬啟

上下詞
同前

某官名重本朝才高當世霜臺執法暫辭耳目之官玉殿賡歌行預股肱之喜屬書雲物茂擁天休

提舉張大夫提茶王大夫賀冬啟

上下詞
同前

某官陳義甚高樂善不倦繡衣出使方宣持斧之威華袞推褒行被賜環之召屬書雲物茂擁天休

余待制賀冬啟

上下詞
同前

某官德在羣黎名高法從承宣郡國已看鼓舞之兒童
賡載廟堂行見後先於伯仲屬書雲物茂擁天休

提舶蔡學士賀冬啟

上下詞
同前

某官忠孝出於天資辭翰本諸家學錦衣故里赫然持
節之榮華衮言行美矣賜環之召履茲令序密介繁禧

汀州知郡大夫建州通判大夫賀冬啟

上下詞
同前

某官體國忠嘉愛民豈弟千里安堵咸歸及物之仁萬

彙滋萌宜享自天之祐倚須召節進陟要塗某託庇寶鄰偶拘賤役莫遑稱壽第劇馳心瞻望門闌無仕祝頌之至

上運使陳龍圖賀冬啟

至日之時方候陰陽之定卦爻之復遂觀天地之心恭惟某官厚德鎮浮至仁及物西清寓直英雋樂與並游南國轉輸兵民為之足食履茲令序密介繁禧某猥以孱微繫於庇覆屬拘賤職阻詣崇闕

翁龍圖賀冬啟

上下詞
同前

某官厚德鎮浮至仁及物河圖入直英雋樂與並游閩
部轉輸兵民為之足食

李提學賀冬啟

上下詞
同前

某官重德鎮浮懿文華國出將使指多士已被於作成
入副簡求上聖方資於獻納

張提舉王提茶賀冬啟

上下詞
同前

某官厚德鎮浮至誠格物出將使指屬部已被於澄清

入副簡求上聖方資於獻納

建州知府蘇修撰賀冬啟

上下詞
同前

某官庠序宗師朝廷元老揮毫秘殿文采固已絕人分
竹閩山豈弟見於善俗

福州判府陸中丞賀冬啟

上下詞
同前

某官厚德鎮浮精忠許國烏臺抗疏風霜已肅於茲回
虎節偃藩錦繡有光於閭里屬剛陽之來復與盛德以
俱亨即慶賜環進躋要路某夤緣猥職奔走外郊不獲

奉觴祗前稱壽

汀州知郡李大夫賀冬啟

上下詞
同前

某官陳義甚高樂善不倦承流千里謁聞襦袴之歌入
覲九重行拜絲綸之寵履茲令序密介繁禧屬以拘縻
缺然慶謁永言瞻頌實倍品倫

建州通判李朝奉賀冬啟

上下詞
同前

某官賢臨一時名重多士貳車淹德方播海沂之歌三
節追鋒行拜宸綸之寵

賀石司諫啟

伏審拜命宸廷升華諫省伏惟懼慶恭以某官山陰秀傑江左名家文章出於天才議論當於上意南臺簪筆獨推執憲之威右省露章而有敢言之氣眷七人之在列乃一德之明揚前挹獸尊蓋臨大節為難也進瞻龍袞夫豈小補之云哉方振迅於要塗行躡躋於從橐益擴賢業光輔聖朝顧已拙疎遠依庇賴屬塞垣之有守慶賓廡以無階惟是欣愉實倍倫品

代賀陳禾張義直兩正言啟

伏審光被制恩榮升言職伏惟歡慶恭以某官賦才彌
劭養氣至剛頃繇主上之知遂膺天下之選凜然風采
早參三院之游盛矣宸廷密次七人之列方激昂於要
路行擢任於榮塗光輔聖朝益奮賢業顧惟疎薄方此
瞻依屬假守於塞垣阻趨慶於賓席惟是欣懌未易名
言

代賀某正言啟

伏審祇奉詔恩榮陞言職聞者相慶翕然一辭知朝廷
之用賢宜士民之被澤伏惟懼抃恭以某官天資爽拔
經術修明擢自聖知寘之要路豈碌碌自汨於流俗方
挺挺追配於古人議論雍容啟沃閒燕蓋君子常惡計
以為直者則仁人之為利豈不溥哉服豸之威已超騰
於三院補袞之闕仍密次於七人矧日侍於清光行併
推於異數屬臨邊閫阻慶賓閣欣誦之深敷陳罔既

賀翁修撰啟

伏審光奉制恩榮升論譔訓詞甚寵清議交孚伏惟慶
抃恭惟某官忠孝本於天資詩禮傳於家學少年庠序
文采爛然一時弟兄聲名籍甚受知上聖出刺南閩霜
臺歛振於紀綱畫錦獨榮於鄉黨環千里部封之廣如
在目前總八州賦調之繁運之掌上於昭偉績密簡淵
衷列職西清已峻河圖之直摛文東觀重增使節之華
矧異數之相仍如百川之交湧行慶褒延之詔入躋侍
從之聯多士所期斯言可必某蒙恩優渥聞命歡欣祝

頌雖陳敷宣罔旣

賀梁修撰啟

伏審光被茂恩超升華序除音始下輿頌交騰伏惟歡
慶恭以某官名重縉紳才周事物將漕朔部已足食於
兵民弭節常山方折衝於樽俎屬河渠之報政渙綸綍
以疏榮雖聖孝格潤下之祥實賢德有赴功之助劉向
都水之政已謝前聞千秋富民之封方須遠業某承乏
帥閩託庇使臺雖慶謁之未前第欣愉之無斁

代賀梁修撰啟

伏審祗拜詔恩升華書殿河濱父老慣迎使者之車朔
部山川復見繒臺之節凡繫庇賴舉切欣愉竊以麗正
為官舊兼書詔本朝正秩惟寵忠賢身雖遠於闕庭職
獨清於禁省凡預此者莫非傑然恭以某官聖世偉材
相門名胄自任古人之重上當明主之知一與選掄寢
更要劇漢使都水嘗道河於二渠禹跡隨山乃為壑於
四海洪惟遠畧克繼前修維時疇庸是宜因任畀之撰

述委以轉輸宣惟儒者之榮實峻使擢之重飛芻輓粟
暫勞講畫於邊郵經體贊元行見後先於伯仲某幸沿
閩寄遠借德輝念展慶之未遑徒僚風而增企

代賀鄭資政啟

伏審顯頌中制光被茂恩虛席鴻樞雖重違于勤請疏
榮秘殿仍俯極于優褒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卓然之才
輔以所學少年庠序聲稱固已絕人一門弟兄文采皆
可為法頃由君命亟踐要華西府判花繹溫言而作命

北門視草贊樂育以成書屬疇咨于明廷爰圖營于巨
德除音已布瀝懇固辭俾使琳宮而奉朝仍侍金華而
勸講上非得已始徇至情士之有知舉高節然蓄道
德之富則貴乎兼濟任將相之重烏可以小嫌歷數前
修固當跂吉甫之盛也敷求一德尚庶幾伊尹之幡然
士論企同天意有待

代賀盧中丞啟

伏審拜恩宸廷進職憲府除音一出歡頌四騰伏惟慶

慰恭以某官養氣至剛造道自得發揮六藝之淵懿貫
通百家之支離親遘盛時躡升要路總臨殿省六尚居
服御之嚴樂育儒宮三舍復賓興之盛蓋使人有君子
之器故得賢立太平之基協贊聖功前追古治惟時專
席實長南臺正百度於朝綱論一時之人物允為妙選
斷自清衷風采所臨觀聽皆聳朝廷執法暫須耳目之
官廊廟賡歌行預股肱之喜清議所屬斯言不誣某猥
以拙疎嘗叨游舊雖聞命而喜甚顧展慶之缺然永言

傾馳未易敷述

代賀兵部吳執中侍郎啟

伏審拜恩天陞貳職夏官詔語推褒士論欣愜伏惟歡
慶恭以某官賦材彊濟植操端方以忠勇結主知以儒
雅飾吏事諸艱歷試所臨有稱仰惟淵衷每慎中臺之
選就加寵數遂躋從橐之榮矧掌國之五兵以佐時之
九伐天聲遠暢方資文武之才國論所咨行有謀猷之
告某猥臨邊閫坐遠崇閎愧祇慶之莫前徒馳情而彌

切

代賀禮部李侍郎啟

伏審光膺帝詔榮貳秩宗大賢序遷多士誠服伏惟歡
慶恭以某官學優聖闇名重賢關在昔元豐首預英才
之教育逮茲大觀輔成聖學之光明曾日月之幾何已
清虛之歷踐惟是文昌之妙選獨高宗伯之亞卿式和
神人尤重賓祭執事郊廟已對越在天之靈秉國樞衡
當潤色繼志之政超進之拜佇立以頌某猥以空疎遠

借輝潤未從慶謁之列莫量傾頌之私

代賀何學士啟

伏審被命嚴宸進職東觀伏惟歡慶恭以某官摛文早
歲擅譽盛時跂德履於前修謹義方於左省他日獨立
嘗趨學禮之庭三年不飛俄奮沖天之翼論著乃其漸
也清切蓋有待焉經體贊元方君臣千載之遇銜訓嗣
事乃父子一門之榮超升之期倚立以俟某備官塞閭
荷眷慶聞成命之誕頒劇私心之欣躍尚稽趨賀徒

切瞻依

代賀吏部慕容侍郎啟

伏審光膺帝制進貳天官除目四傳輿情胥協伏惟歡
慶恭以某官自任以古人之重躬行為學者之師亟被
眷知寢邀寵渥揮翰西掖遠追煩悉之書論兵中臺作
成勇果之氣眷惟小宰榮絕文昌激濁揚清大振一時
之風俗崇德黜惡實為多士之權衡得賢者處乎其間
則人材可以無慮分二銓之掌方推藻鑑之公歌庶事

之康行預股肱之喜某備官遠守竊照餘光展慶未閒
傾仰彌切

代賀侯侍郎啟

伏審光膺帝制進貳天官士林有光省闈增重伏惟歡
慶恭以某官淮海之傑庠序所稱筆陣堂堂坐却萬夫
之敵談鋒落落遂令四壁之空十年周流江湖之間一
日自致雲霄之上代言西掖富於文華論駁東臺好是
正直眷惟小宰榮絕文昌激濁揚清有補一時之風俗

尚賢黜惡實為多士之權衡自昔不輕畀之於今乃屬
賢者除音始下輿議交欣甄拔人材公嘗以此而自任
進斷國論上方有意於仰成顧惟卑庸實借輝潤屬帥
垣之有所造賓廡以無階慰抃之深敷致難盡

賀戶部洪侍郎啟

伏審光膺帝制進貳地官除目喧傳輿情悅服伏惟慶
慰恭以某官懿文照世榮問動人頃繇眷知荐更任屬
抗斧出使利澤被乎兵民授鉞開藩威聲懾乎寇敵顧

分外寄未究壯猷惟神考釐正於文昌而國用獨專於
民部平居之論每難其人既屬高才夫復何患上資邦
計賦不益而用饒下叶民聲財有餘而頌作懋茲嘉績
簡在宸衷廟謨方俟於贊襄省闈豈遑於淹久式符公
議何獨愚言某適綴守符阻慶賓席惟是嚮往未易名
言

賀翁侍郎啟

伏審顯頒帝制擢貳地官侍從惟賢朝廷增重伏惟歡

慶恭以某官學周今古名重搢紳昔者傳聞已見九齡
之有作得諸談笑尚期七步之成章頃繇眷獎之殊荐
歷輸將之寄心計綽有餘裕意匠舉無不能坐振臺綱
稜稜使者之風采區處人物凜凜大臣之規模十年于
茲七閩兼足眷惟版部實總邦材顧在廷豈無人哉而
裕民莫如公者賜環承命載路懽謠倚慶司徒之成功
進登冢宰而制用關中粟腐不獨前聞地上錢流請從
此始某天涯冗吏門下散材猥沿覆庇之私曾冒荐論

之寵恭聞榮拜倍愜感懷屬以拘縻阻於慶謁瞻望台
庭下情無任

代賀工部賈侍郎啟

伏審光膺帝制進貳冬官凡預見聞舉皆欣爽伏惟歡
慶恭以某官才高世胄名重相門能任本乎效忠銜訓
可以嗣事被眷宸宸贊治帝畿聰明過人滯務資於一
掃公恕及物清操至於屢空豈惟賢業之不羣抑亦聖
朝之盛美宜峻文昌之擢徑躋從橐之榮水土惟修上

贊九功之叙廟堂致理即歌庶事之康時乃興言顧非
私禱某竊官關塞方爾拘縻企首門墻尚稽慶拜惟是
欣頌未易名言

欽定四庫全書

橫塘集卷十四

宋 許景衡 撰

啟

賀吳吏部啟

伏審光膺帝制入冠省曹高才躡遷多士推服伏惟歡
慶恭以某官英毅先達聖時偉人高明蓋本於天資彊
敏遂出為世用繡衣出使上裨六府之修錦帳為郎妙
極中臺之選既伸清議益奮亨途顧以拙疎嘗叨游舊

職守所系慶謁未前惟是欣愉未易敷寫

代賀鄭尚書啟

伏審顯膺制詔榮拜秩宗省座惟賢海寓相慶伏惟歡
抃恭以某官學優聖域名重賢關論議獨擅於當時文
章矜式於後學聯榮伯仲被遇聖神禮實優賢晝日常
加於三接爵以配德一歲乃至於九遷自判五花於掖
垣洊更六尚於殿省謁然休譽厭于輿言說禮樂而敷
詩書為世所慕治神人而和上下非公其誰載聞曳履

之聲曲成推轂之美皆慶門之故事獨今日為有傳方
將對越在天之靈協輔繼志述事之孝摯繩墨以正國
宏襄贊而奏功夙夜惟寅已見帝虞之咨命朝夕訥誨
行期傳說之欽承

代賀侯戶書啟

伏審光膺帝制榮拜地官大賢序遷多士誠服伏惟慶
慰恭以某官才周盛世名重妙齡彼東魯之儒生固知
所畏雖北方之學者疇敢或先早躡賢科寢更膺仕頃

由簡拔進被寵榮正色抗言凜霜威於五院分職率屬
俄鴻漸於六卿惟是司徒舊兼教職暨神考之釐正惟
國用之是專為官擇人自昔以為重任生財有道於今乃
屬真賢賦歛惟得其中上下可使兼足矧廊廟之虛席
須公謀猷期君臣之賡歌措民仁壽某叨塵法從遠守
塞垣悵展慶之莫前徒懷風而增抃

代賀徐戶書啟

伏審顯膺帝制榮拜地官除目喧傳輿情欣屬伏惟歡

慶恭以某官天資爽拔經術深淳執簡南臺凜乎有不
可犯之色批勅東省燦然皆大過人之言休功愈隆德名
日起宜天眷之滋渥俾國用之是專為官擇人方深委
任之意生財有道遂無匱乏之憂行謝民曹入贊聖政
某備數外寄竊沾餘光念展慶之莫前徒向風而增企

賀宮使待制啟

伏審榮拜命書進職延閣法從屬諸賢者士論為之翕
然伏惟歡慶恭以某官陳義甚高樂善不倦佩青庠序

朋友已賴於琢磨戲綵庭闈父子不疑於可否屬龍飛之上治慶鳳覽于德輝是謂千載之一時乃獨十年于三館公朝舉善豈嫌祐甫之用所親宰府為謙庶幾仲尼之遠其子稽參載籍紬繹新書上嘗嘆其久淹人亦疑其用晚偉茲異數斷自淵衷雖持橐已峻於西清而東筆尚仍於東觀千金弗容增字一簣要在成功轢古切今論次蓋周於四海銜訓嗣事匡濟當出于一門輿議所期斯言可必某猥沿孱薄宿荷獎知邈無撰履之

黃緣徒愧升堂之遲暮敢陪燕雀之賀少傾犬馬之誠

代賀左尚書啟

伏審光膺帝制榮拜秋官省座惟賢海寓相祝伏惟歡
慶恭以某官天才卓絕學術精明比躬際於休明能自
奮於忠義一被識擢寢階寵榮憲府宣風肅本朝之綱
紀中臺典選作多士之權衡淹時于茲惟上有眷遽承
明命遂總祥刑仍進讀於金華日親承於玉色仁聖典
學坐綏九月之師卿士讞疑自絕一人之獄懋茲偉績

簡在淵衷倚須夢卜之求遂膺鈞軸之拜多士屬意斯

言不誣

原本
缺

代賀林吏書啟

伏審拜恩帝制進位天官除目始傳輿議惟允伏惟慶
慰恭以某官早以盛德簡在上心翺翔禁塗發揮賢業
夏卿掌伐已坐攝於戎羌天府剽煩遂一空於囹圄茂
對非常之遇上裨致治之功乃眷文昌莫先冢宰分職
率屬總百為之紀綱激濁揚清作羣材之衡度惟帝時

舉非公其誰方聖賢協契於千齡而父子聯榮於斯日
謹庭闈之定省豈限晨昏贊廊廟之謀謨當在朝夕某
猥沿宿昔嘗荷眷知雖云拙技之無他竊喜英游之得
志繫官于此馳慶莫前惟是依歸不勝忻願

代賀劉察院啟

伏審光被朝恩榮升臺察除書四播士論一辭恭以某
官所造既深自信尤篤少年庠序聲稱固已卓然一時
英髦欣慕以為賢者比繇宸選擢寘師儒惟天下之樂

有三方崇於撫育而君子所教者五實賴于作成果膺
鳳詔之褒亟踐烏臺之峻矧惟三院實糾百工雖未能
究於遠猷亦足以行其所學服豸正色既一振於紀綱
持橐從游諒不踰於朝夕某屬縻遠守展慶未前欣愜之
私數致難盡

賀盧司成啟

伏審光被渙恩峻更新命專論說于東序自昔有聞流
道德于西廡于今乃見朝廷屬望師儒得人傳聞四方

鼓舞多士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學通聖聞名重賢關羣
居講磨不獨發明于經術一時操履固已矜式于朋游
頃自諫垣揚于殿省休有譽處簡在聖神方璧水之崇
儒顧絳帳之虛席敷求其可宜屬諸誰矧復三代里選
之文而草千載科舉之弊天子樂育德音見於日新海
宇欽承賢能舉皆雲集自非學校之先進烏可模範于
後來三年有成尚竊遲之一變至道庶幾可也惟懋非
常之績上神至治之功言謝諸生入贊大政

原本
缺

賀時相生辰啟

北陸薦寒南斗躔日當律近大呂之半乃天生賢佐之
辰蕃錫大亨降絲綸於星使歡聲善頌萃簪笏於台屏
凡預見聞孰不鼓舞恭惟某官威儀式於百辟文武憲
于萬邦以甘盤舊學之臣為成湯一德之相遐荒率服
年穀順成風俗為之還淳刑罰幾乎不用歷年于此四
海晏然乃眷嚴冬載臨誕日斗旁柄輔冠列宿以騰輝
南極老人為三台而作瑞凡慶門之燕喜備聖主之匪

頌受祉既多永錫難老方愛日舒於化國而和氣轉於
洪鈞播九功惟叙之歌為千載難逢之會雍容論道上
承堯舜之君清淨延年何止喬松之壽某江湖賤質陶
冶微生雖奔走難強於駑駘而贊賀每先於燕雀顧叨
受業輒廢蓼莪之篇尚喜寓言能數大椿之歲以茲為
獻亦足見誠

賀轉運判官啟

伏審渙號中宸擢使劇部訓詞甚寵輿議交孚伏惟歡

慶恭以某官文采承家聰明絕俗分竹于此憇棠肅然
庠序畢修蓋賢太守之事獄市不擾有古循吏之風報
政甫及於三時總漕亟臨於一路錦囊彩筆謝春草之
池塘霜節繡衣凜秋天之鵬鶚輶車即路故老塞塗攀
轅彌切去思抗斧行復來止九重丹宸固已公知萬里
青雲請從此始某天涯流落門下依歸方同五袴之民
謠復幸二天之我有尚稽慶謁徒切瞻依清秋向闌霜
風作冷願為廟社善保寢興

賀轉運判官柯朝奉啟

伏審光奉制書出使劇部漕事屬諸賢者輿論為之翕然某官天才高明人望烜赫他日獨立嘗聞過庭之趨三年一鳴遂奮沖天之翼果被出綸之命式昭衣錦之

榮進劇要塗益攄遠業

原本缺

代賀强舍人淵明啟

伏審拜恩中禁進職西垣伏惟歡慶恭以某官行高于人世濟其美庠序妙選文彩爛然兄弟並馳聲名籍甚

比繇眷獎寢歷要塗擢賓師筵賢能興于三舍總臨秘
府竹帛備于羣書俄被詔函超升詞掖參預政本不獨
判機務于五花紬繹王言蓋將追誥命于三代即膺大用
以副具瞻顧在庸疎方依庇賴某屬留塞閭阻慶賓軒惟
是欣愉未易敷寫

賀劉舍人啟

上下辭
同前

某官德厚天資經傳家學自昔羣居之日屢以文鳴擅
名多士之間舉皆誠服聯榮伯仲被遇聖神蘭省校文

已極俊髦之選螭坳執簡遂傳言動之司

代賀葉起居舍人夢得啟

伏審被命中宸進職左史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庠序名
士東南偉材以文章決名科以儒雅被殊選刊書禮局
崛居諸彥之先為郎文昌妙極一時之選俄膺鳳詔徑
陟螭坳副仁聖之明揚宜言動之必記操筆伏簡暫煩
對立于丹墀掌制代言佇慶峻遷于詞禁顧惟蕪陋之
質漫叨氣類之同側聞新除增喜私臆屬帥垣之有守

扣賓席以無階惟是瞻依未易展盡

代賀起居霍舍人啟

伏審被命中宸進職右史伏惟歡慶恭以某官東南之
傑庠序所稱高論雄文嘗魁天下之士清名茂實率由
主上之知召對燕閒超升撰著俄膺鳳詔入侍螭坳

下辭

前同

賀廉訪舍人啟

伏審選擢中宸按廉南國輝潤所及欣戴惟均恭惟某

官天資高明學術淵粹廣庭摛藻已廁魏科上閣通班
復聯邇職文武歸乎一揆忠孝于是兩全除目播騰輿
言僉允日期及境庶獲望風第恐使節之甫臨即有召
環之踵至歛然高舉愚者何依春序已闌炎威漸熾願
慎履涉以時寢興

賀運使鄭學士啟

伏審榮被詔函寵持漕節儼然臨乎屬部允矣協于僉
言某官天資高明風幹彊濟以才能而自奮為仁聖之

所知贊六路之貢輸居多顯績職中祕之清切遂冠英
游眷此南閩實為舊治登車攬轡皆已歷之山川持斧
繡衣有歡迎之父老諒無淹久即遂召還進陟要除益
攄妙蘊

代賀康運使啟

伏審光被渙恩超升華序綸言優渥士論欣榮伏惟歡
慶恭以某官聰明過人利澤在物分中宸之憂寄惟日
奏功藹朔部之歡謠舉皆歸德惟肇新於泉府實總領

於使臺利源既豐國用滋殖兵民兼足豈惟轉漕於關
中郡國所儲行見流錢於地上故於經始之日特疏增
秩之榮矧遠業之難量而亨衢之寢闢即期柄用以副
民瞻顧以拙疎方依覆護屬帥垣之有守慶賓席以無
階欣爽之私敷宣難盡

代賀盧殿監啟

伏審祇奉制書榮陞殿省欽哉帝舉協此師言伏惟歡
慶恭以某官德蘊天資學深經術當元豐之教養展也

大成助大觀之緝熙豈曰小補時論推重天眷益隆爰
從諫列之七人改臨御府之六尚英聲茂實方輝映於
士林大冊高文行發揮於詞禁屬帥垣之有守慶賓廡
以無階惟是頌瞻實倍倫品

代賀許殿監啟

伏審祇奉制書榮陞殿省搢紳相慶中外一辭伏惟歡
抃恭以某官早以過人之才允為成德之彥兄弟並立
嘗半八龍霄漢雄飛獨先一鶚論議確乎其不苟聲稱

於是而益隆載判五花當西垣機要之命改臨六尚直
中朝供奉之班方日近於清光宜眷深於丹扆成命誕
頒私心欣慰拘繫方爾慶謁邈然嚮往之勤敷陳罔既

代賀陳殿監啟

伏審光被制書擢臨殿省除音始布輿議交欣伏惟歡
慶恭以某官名重妙齡仕當盛世受知仁聖歷位要華
三衛建官嘗居中宸清切之地六尚率屬復冠內朝供
奉之班矧遠業之難量宜要途之更踐益攄妙蘊增重

治朝某假守遠藩恭聞新拜雖欣愉之彌切顧稱慶之
無緣永言瞻依未易敷叙

謝婁守薦舉啟

備員下邑敢希聲氣之同剡奏中宸猥玷齒牙之論得
非所望幸不勝言竊以報國莫如薦人惟善故能舉類
方平居竊嘆惜沉英俊於下寮及得志有為或致不仁
於高位由勢緩急因人重輕故垂頭喪氣者未嘗過而
問焉而炙手可熱者則亦失之鮮矣茲風一扇古道寢

隳自非有大過人之資未免為姑徇俗之語豈期今日
獲奉緒言以為激揚簡汰之間尤重邪正臧否之實惟
才是與豈以貴賤而容心所舉不遺蓋為朝廷而行法
苟或異此彼其謂何將為近世所未嘗且革一時之甚
弊宜有瑰奇之士仰當遴選之公如某者賦才不敏明
涉世多齟齬投身州縣從事簿書白雪陽春屢見嗤於
俗聽夜光明月終不免於人疑既拙自謀又將誰咎當
其驚風駭浪已分不容然而槁木死灰豈能無待夫何

厚幸獲事大賢躬操千里之重權不忍一夫之失所周旋覆護終始保全收衆人已棄之餘為終身莫大之賜此蓋某官受天粹質為世寶臣曩游翰墨之場早冠英雄之彀奇文絕俗偉望在人桂籍書名著風流於三世芝庭挺秀盛文采於諸郎荐膺眷倚之隆出奉藩宣之寄風俗有諳知之舊教條適寬猛之中陳義甚高樂善不倦故雖譴瑣亦出薦揚某敢不灑濯其心激昂所守但瓜期之已及懷棠蔭以難忘報德之龜雖鑄印而三

顧被恩之駟猶戀軒而一嘶

謝張帥啟

慰薦溢言拜嘉甚寵漂零弱質撫已增慚伏念某稟生
多艱涉世寡與垂髫挾冊獨承教於父兄徒步累糧偶
挂名於庠序既叨士類粗聞師言謂君子烏可以小知
而古人務明其大體學自回亡而幾有好者道因軻死
而遂無傳焉永惟盡性以知天率自正心而誠意有志
于此脩已十年所趣茫然了無一得每安壠畝之賤而

無田園之歸蓋抱關擊柝之為貧雖飯蔬飲水而亦樂
然而器非適用才不逮人日抱瘵官之憂常恐投劾而
去蒙恩寬貸為幸已多剡奏薦論豈愚所覲茲蓋伏遇
某官至仁成物大度包荒非求備於一夫務曲全於多
士惟是孱薄猶未棄捐特枉片辭俾邀寸進某敢不勉
尋舊學仰跂前修惟其擴而充之則或進於是矣何言
報德庶不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人謝賜及第啟

籍名璧水浪綴諸生錫第天庭猥叨異等幸非意及榮
與慚并永惟致治之原尤以取人為急聽其一日而自
售則有倉猝見黜之嗟較其平生之所長又有請屬徇
私之弊顧時事偏倚之若此則人材隆替為可知惟熙
寧之永圖繼商周之絕業崇五經而造士使知道德之
歸建三舍而育材申嚴庠序之教待之以月書季考之
持久付之以糊名較藝之至公於昭盛時之作新一掃
前世之通患多士之幸有年于茲迨上聖之纂承舉宏

綱而潤色謂首善太學者固已畢舉而嘉惠四方者尚
或未遑必欲納英俊于彀中莫若廣學校于天下厚錫
廩食遴簡師儒焯然賢能之書會乎升貢之選西廡肄
業日聞絃誦之洋洋南宮試言雲集布韋之濟濟及乎
裁擇得者幾希而況鼎足之升科特出天心之籲俊宜
得瑰偉異能之士助成緝熙先帝之功如某者白屋寒
儒青衿小子九齡而書大字慚非脫穎之才三年而通
一經粗知務本之意徒被父兄之誨誘重以師友之琢

磨自顧鄙鈍之資亦叨教養之澤敢憚焚膏而繼晷自
甘噉腹而寒膚誦音琅琅固常燥吻筆端疊疊了不驚
人弗圖鄉老之誤知旋被春官之甄錄比趨帝所伏讀
天題野鳥何知方駭咸池之奏河伯望嘆莫量北海之
涯勉竭所聞以承清問仰瀆蓋高之聽深虞不韙之誅
豈意渙恩俾居前列勉學為己乃賤士之所知致祿及
親在人子為可喜退循僥倖良有夤緣茲蓋伏遇某官
有王佐之才任天下之重介圭入覲父老歡誦於道塗

公袞言歸天子喜見於顏色方將圖任以副具瞻遂令
孱瑣之餘亦預陶鎔之末某敢不祇勤吏檢益勵身修
忠孝兩全清白一節上報生成之造次酬獎拔之私過
此以還未知所措

又

法坐天臨儒冠雲集自慚駑下亦預臚傳曳服有初撫
躬知懼洪惟元聖紹休裕陵作成人材仰跂熙豐之盛
際緝熙治具無愧商周之哲王惟三舍之賓興偕萬方

之計上紛然雜沓共須禹鑿之雷存者幾希如觀矍相
之射雖曰下列豈容鄙人如某者三江賤生七閩舊族
江湖流寓者再世詩禮相承者百年暨諸父之決科幸
貧家之得祿方雲津之凌厲悵世路之艱難故雖賢傑
之並游訖嘆功名之莫就惟時童稚實託緒餘猥聞善
誘於庭闈浪綴上庠之弦誦中叨一鶚之荐何以堪之
退從六鷁之飛乃其分也棲遲里閭荏苒歲時人皆笑
其無奇已獨安於有待屬恢儒於靡泮紛入彀之英雄

不量擣搏之微妄意彈畫之用六藝六行敢當考察之
科三沐三薰亦陶教養之澤充貢不遺於鄉老奏名旋
辱於春官顧末學之何知愧諸公之過聽作氣勇於再
鼓驚人期於一鳴比趨嚴宸恭承清問第以草茅之賤
仰瞻天日之威雖勉力于見聞終自慚其鄙訥方虞退黜
上辜獎借之私豈意甄收曲被生成之造蓋聖時寬大
自無棄物故賤子蚤緣叨繼後塵竊桂籍以承家顧畢
門之何幸茲蓋伏遇某官為仁由己以道事君永惟致

治之原尤以育材為急兼收並畜曾無妍醜之或遺補
短絕長故均尺寸而皆用致茲孱陋亦被品題某敢不
上體寵嘉益勤問學紹續以徇徒自愧於斯時牛後於
鷄或有成於異日庶幾埃露上報邱山

代謝生日啟

門弧之慶雖有志於四方庭闈之勞豈敢忘於斯日方
伸燕喜以祐壽康猥荷眷存特紆榮問情文備至尚記
熊羆之占感忤徒深略無瓊玖之報維茲叙懇莫究願

言

又

撫遲暮之年冉冉固嗟於老至留劬勞之日遑遑自笑
於何之重貽黃絹之辭滋動蓼莪之感贈之丸藥敢妄
冀於長生報以英瑤實難忘於厚意

謝轉官啟

庇身大厦曾未淹時拜命明庭遽叨易秩雖品題之有
自顧綿薄以何堪祇服寵靈俯增慚悚伏念某人流至

下學術尤疎偶緣家世之緒餘竊慕搢紳之施設雖曰簿書之役敢忘早夜之思重念先人被遇神考更踐中外畢力事功帥路棄歸嗟猷之已矣官糧糶盡覺生事之蕭然貌爾諸孤仰茲薄祿矧惟不肖所向多艱緣木求魚豈萌心於妄作守株待兔徒自笑其顛愚蹉跎州縣者幾二十年奔走南北者餘一萬里惟粗知于持已庶不廢于承家不圖顛頓之餘獲在使令之末五技之鼠人憫其窮一割之刀自知可勉俾少逃于罪戾固

已出于存全豈意挂名于薦書遂使脫身于銓筦永惟
天幸夫豈人謀茲蓋伏遇

原本缺

謝政府啟

罪戾餘生自甘窮顛矜憐異數不忍棄捐俾貳遠藩即
叨薄祿荷陶鎔之及此撫疵賤而惕然竊以毀瓦畫墁
以其無功之可食抱關擊柝顧或有時而為貧蓋庇身
不在於農商而游手莫供於伏臘恭惟有道之世豈容
無職之民而某也猥沿餘訓於父兄濫綴諸生於庠序

敢言干祿偶爾得官尋以迂疎誤蒙獎擢豫書局之選
曾莫効於編摩備內府之員又不任於冗劇悵四壁之
徒立無五技之可窮拙於自謀何者為得屬以死喪之
故藐然穉幼之孤露懇有言蒙恩得請佐留都於朔部
攝卿屬於大農不善救焚遽從報罷孽雖天作威實自
詒一麗刑書三移歲籥已分江湖之流落敢祈廊廟之
矜憐萬物由儀方著大儒之效一夫不獲亦非君子之
心仰荷洪鈞俯從私欲維茲閩越密邇鄉邦風俗在所

諳知簿書可以奔走矧出周旋之賜稍紓饑凍之憂自
惟何人而有斯幸茲蓋伏遇某官以伊周之業輔堯舜
之仁儀刑四方品題多士甄大器小各適其宜尺短寸
長曾不偏廢致令疎賤亦被采收某敢不祇畏簡書服
勤職業思無重於後悔唯篤信於所聞安鷦鷯之一枝
策駑馬於十駕豈能報德庶不辱知

答周之翰啟

比緣漕掇備數瑣闡方虞裁鑒之非才何幸英豪之在

上先輩能彊為善非小有才自昔賢關已擅一時之譽
迨茲鄉賦果偕羣俊之升方將脞迹塵埃振翼霄漢豈
惟較藝英雄已入於彀中行見登名風采想聞於天下
愧慶書之未上辱華翰以相先自惟公選之得人敢謂
私恩之在已永言欣佩莫罄敷宣

與李倅彥思啟

猥以冗材獲隸使部職是賤役僻在外郊既失望塵以
躬僕僕之拜又稽馳牘少伸欸欸之愚雖重干僭黷之

誅而復得逋慢之咎夙夜內訟啟處靡遑屬久序之云
初颯霜颯而增凜伏惟闕決之暇茂集神明之休恭以
某官天資高明德度宏遠肆雄辯而不屈信所守而直
前人之難能士皆稱服陝右總計深究平市之權衡關
南貳藩固已折衝於尊俎既懋嘉績行陟要塗豈意孱
微亦叨覆育斗升之祿幸粗免於饑寒門闌之恩終不
忘於報稱未即祇趨軒所惟冀善保寢興

與邵稽仲啟

伏審肅驅大旆出按列城千里吏民望行塵而奔走孤
生簿領限積潦之間關悵不拜於下風顧難逃於嚴譴
尚倚寬大曲賜矜憐屬金序之向闌颯霜颯而增凜洪
惟按拊之暇茂集神明之休恭以某官絕世聲名承家
文采桂堂發冊早從金馬之遊玉府授經遠繼銅龍之
直俄膺天眷存歷使華玉節再臨眷星霜之未易繡衣
一出有父老之歡迎關河夙被於澄清士民益傾於風
采諒無煖席之頃即聞召節之來進陟要塗發揮妙蘊

某猥以謫薄榮於庇庥未即趨叅彌深依戀伏乞上為
廟社善保寢興

回福州王教授啟

蒙恩貳郡竊祿便私夫何流落之餘乃有親承之幸恭
惟某官樂善不倦陳義甚高絳帳談經雖暫淹於泮水
金閨引籍行進直於蓬山前據要塗益攄遠業顧惟草
芥棄擲江湖葵藿傾陽方切慕君之意兼葭倚玉更欣
聯職之良瞻欸有期爽快無盡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橫塘集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_臣張溥

侍讀_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_臣章松雲

欽定四庫全書

橫塘集卷十五

宋 許景衡 撰

書

上戶部邵大受侍郎書

某近准省符令將本州諸色錢並行裝發見錢不得買銀已具因依申稟竊念本州在崇山峻嶺之間婺源到州二百餘里有五嶺之限難於登天黟縣績溪皆是陸路祁門水路乃通饒州自有郡以來不可漕運所以秋

苗却折納絹帛發往諸處逐縣苗米各行據數催科雖本州有小溪遇春夏水漲始可通行客人作排筏隔年伺候梅雨方趁勢發下纔晴便阻又灘勢險惡載物舟船所不敢行竊念本州買銀係依省則即不虧損省部用度每貫却又有回收頭子錢今若必欲令本州發錢則諸縣錢物無水可以行舟及雨退水落城下小溪亦通舟不得必致稽留省限又有灘險不測之患雖使官吏坐罪何益於事欲望矜察特賜憐免

代人上邑宰書

某嘗泛觀百家而得醫者之說蓋盧扁之術非治人之疾為難也能致其治疾之具者難也夫視形而察色切脉而得證曰是為寒是為熱是為虛是為實此盧扁所能也至於寒者有以烜之熱者有以平之虛者補之實者下之此盧扁所不能也是故盧扁不難於治人之疾而特難於所以治疾之具是以黃金丹砂明珠空青珊瑚琅玕鍾乳石英與夫江南之朮江北之枳商山之芝

南海之蕙竝下至於狸骨虎顱馬乳熊脂枯蜂之房敗鼓之皮莫不畢在其灼爍如星日其齒萃如山嶽其瓌麗如人物其積如囷廩其散如雲烟蓋其力致厚富也如此而庸醫誚之曰有是病則須是藥耳烏用是多為哉嗟夫彼庸醫者知有是病則須是藥而不知盧扁蓄是藥所以待是病也嗚呼豈獨醫者之說如此哉天下之人抱不病之病吁嗟其勤瘁而呻吟其愁苦者宜亦多矣為之長者安坐其旁而不知所以治之非不治也

無其具也間有其具則積之不多用之無序亦猶醫者之攻疾實者補之虛者下之縱橫顛倒失其所宜名曰治之其實禍之也以故承平百年之間而致治之實猶有愧於三代將毋由是也夫某自少講學四方與士大夫游聞閣下之盛名皆曰閣下之治民猶廬扁之治人不惟得其術而已而又得其所以治之之具其積彌多其用纔一二也伏自下車以來所以設施措置之方蓋嘗竊窺之矣砭石炷艾所以破其毒也酒醴梁肉所以

養其氣也薑桂之辛秋茶之苦所以宣其鬱滯也擷其
溫涼之品而等以多寡之數朝夕飼之所以致其和平
也故能振僵仆疲憊之餘而寘之康彊安樂之地易其
辛苦愁嘆之聲而為鼓舞歌頌之音蓋數月于此矣或
者常疑閣下何施而至此殊不知閣下所以為治之具
蓋有以異乎人也夫致之也力故其積之也厚其積之
也厚故其用之也常從容而有餘此天下之至理也而
昧者忽之嗚呼是庸醫之所以誚廬扁也又安得閣下

所以為治者告之哉某得於此時列編氓之末以邀閣
下黃金良藥之賜固已甚幸而又不幸得罪天地先子
死焉孤露之指凡二百餘而待盡餘生所以吁嘆呻吟
之聲蓋非徒如衆人之病而已也然人之有病廬扁所
能療也不病之病閣下所能療也若某所以病非凡人
之病也是不病之病也故今日之來也豈有望於廬扁
哉誠有望於閣下也

上韋明州書

昔者侍座而先生孜孜焉常以人物為意其後先生被命使蜀京師士大夫語籍籍咸曰韋侯行哉在朝廷為可惜在蜀人為可慶何者韋侯樂善喜士不媚上不傲下今使於蜀也吾將見蜀之士大夫賢者進不肖者退善者安不善者亦相師而為善夫使賢不肖善惡各得其所則為蜀人慶也亦宜哉雖然韋侯賢而有文章立朝有風節其在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其使一路則所施者狹此又可為朝廷惜也後二年某再至京師問蜀人

以先生安否而蜀人道盛德不容口大畧與向之士大夫所料不異某竊嘆曰惟賢者無施不可輕重大小惟所遇耳今先生使一路其績效章章如是然天下任有大於一路者舍先生其誰哉今既力請為一州守則其所施者愈狹矣其所施者愈狹則激揚簡汰者愈詳此又可為鄞人慶也然鄞為東南善地朝廷慎所付與雖錢穀小吏調於吏部者非有優最不預也彼其雄豪賢俊之士豈少哉雖然某所未知也今特舉其所知者蓋

有二人焉鄞縣主簿林覃定海尉駱閔覃遊太學與某同舍其後同出門下其為人清慎有守而敏於從事其聚食二十口皆孤遺覃善撫養無一間言者其未葬者七喪而家貧不能舉故覃於祿仕猶不敢不勉閔游太學士交稱之其風度磊落疎財好義有可嘉者其尉定海邑民安樂之此二人者皆麾下之佳士也凡人之情莫易於自知莫難於自薦竊計二人者其見察於下執事固有日矣而某猶區區一言者誠恐其重於自薦而

表暴或不得盡白於左右也然先生昔使蜀而蜀之士
大夫皆德其賜今儻以其使蜀者治鄞則二人者宜有
以處之矣昔韓愈李翱窮而在下道不行於時至於薦
所知於王公大人則不敢自默何者義有不得默焉故
也今某愚不肖何敢比數韓李間特以先生常以人物
為意而鄙劣之迹辱愛最深又與二人者相知之深故
敢不避僭越之罪伏惟幸察

代趙征上太守書

某嘗聞南人之歌南人聞之則喜北人聞之則悲北人之嘻嘆北人聞之則悲南人聞之則漠然而已矣夫歌者所以發其歡訢而嘻嘆者所以泄其憂憤也然或聞之而喜或聞之而悲或聞之而莫之悲喜非人情固不同也其所居者然也今閣下以高才重德出鎮此方此方之人無遠近無小大莫不歡呼鼓舞以為已歸則是南人之歌固已旣聞之矣獨未知閣下亦嘗聞北人之嘻嘆者乎伏念某家世雖宗籍而先人獨喜儒術樂教

子弟其所與游皆一時賢士大夫故若某輩皆得講學
其間然賦予不競年加長而道不加進雖鞭蹇策駑訖
未有所進猥從下吏饗斗粟以自活焉然備員于此踰
二年矣食貧指衆蓋亦未嘗飽也俄罪逆不天先子早
世破暑星奔往還萬里盡室南來孤露皆穉幼所以衣
食之奉畢仰此身而抱釁餘息竊恐忽先朝露則闔戶
溝壑是以哀號夙夜不知所為嗚呼此豈特百倍於北
人嘻嘆者哉不識閣下將為南人之漠然耶將為北人

之惻然耶然閣下君子人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義存心
仁則有所不忍義則有所不苟意其所聞可喜則喜可
悲則悲夫豈限其南北哉某之困躓至是亦極矣閣下
將聞之而已乎

代人上知縣書

某聞易於安土而難於去國者人之至情也蓋去國之
樂十未足為安土之樂一也安土之憂十未足為去國
之憂一也自非不幸有不可不去則古之人未嘗輒去

是以顧慕悽愴遲遲而行曰吾何為而至於是也既而
曰吾去國久矣吾墳墓尚存在耶先人之樹尚存否耶
宗族上下其安健者誰耶鄰里鄉黨其不去者誰耶與
其託異國而樂也孰若處其故國而樂也與其知友往
還共樂於此也孰若吾宗族鄉黨共樂於彼也嗚呼古
之人重其去國也如此而今之人何獨不然伏念某自
高曾以下皆占籍永嘉而某之生亦永嘉也至先子始
以貧謀生他郡計其當時必有所謂不可不去者夫豈

得已也哉而某眷眷之意惡其所難思其所易蓋三十年于茲矣特以僑寄海隅貧不能舉每企首北望未嘗不慨然也今者伏遇明公出宰是邑其知術之明政事之敏南北之人稱頌奔走莫不欲一拜堂廡望顏色以自慰焉况某墳墓所在而先人之樹尚存焉宗族上下尚無恙也鄰里鄉黨尚未去也則某去其不得已者就其得已者將不在今日乎古之人有猛虎無苛政則不去今有善政無猛虎而不歸是豈惟有愧於古之人又

將有愧於今之人矣傳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
某雖不肖竊有意焉

答義仲書

所示退之別傳且欲質之某某何人敢當此耶然反復
觀別傳誠非退之語也好事者為之耳夫載籍之在天
下其是非舛異固多矣然考其言不若考其事考其事
又不若考其理其事如此其理如此而其言則如彼也
學者將從其言乎其言如此其理如此而其事則如彼

也學者將從其事乎退之排異端有功於吾聖人孟氏
後一人而已雖從下遷憤懣甚亦何至是耶此理之必
不然者也方其北遷且歸也傳者固已謂少奉釋氏而
退之見於文字剴切至千餘言亦足以見其意矣曾不
知自伍於異端之流也且使孟簡果賢耶則得退之書
固已曉然矣使其果不賢耶則退之尚肯與語先王之
道斥異端之害教者哉然簡立朝多奇節其識趣宜有
過人者尚復傳此乎此又理之必不然者也夫前日以

為是今日以為非今日以為不可而明日以為可此喪
心失志之人之所為也古之人有以割烹要湯者孟子
以為不然有主侍人瘠環者孟子以為不然有食牛以
要秦穆公者孟子亦以為不然夫孟子與是數子其世
之先後蓋千餘歲近者數百歲其是非漫不可考也何
自知其必不然耶嗚呼以孟子知是數子不為彼也則
知某知退之之不為此也章章然明矣然世之人一得
別傳便以為退之竟奉佛更唱迭和同然一辭獨吾叔

疑焉非喜辯是非誰肯勤勤如此此某所以不敢自默以虛來教也尚有未安願更疏示

又答仲義書

還示甚悉然無固疑也傳曰祠神海上遇大顛其改刺袁州又詣大顛獻衣二襲皆與答孟簡書不同蓋退之與顛還往已熟暨至海上遂造其廬其改刺袁州則不復造其廬也留衣服為別而已又傳所載多撫退之所常語者此某所謂好事者為之也昔汲人發冢得古書

以為皆周孔所著也其後乃有伊尹自立及太甲殺伊尹之說學者亦將從之乎屬頭風筆此不一

代上何相書

某生長永嘉方未冠時辭親游學浮舟慎江沂流而上見兩山連延奔伏而爭先長川北來介山之間望之幽然蓋蛟龍之淵即之清澈可數毛髮激石怒號飛泉噴薄如雷霆如河漢徜徉其上心目眩亂久之乃進棹焉連日繼夕窮深極遠卒欲求其所自出而不可得于是

喟然嘆曰大哉處之水乎真天下之偉觀也蓋所謂源深而流長者也今夫秋潦稽天朝滿夕除雨集溝澮立見其涸無本者然也古人豈欺我哉自爾蓋與四方士大夫游矣發于岷山萃于涪萬歷瞿塘滙瀨三峽裒延于千里然後放于荊州之野此江之水也而其險如此源于崑崙道于積石東折于洛汭而肆于大伾濟淪摧射橫貫中國此河之水也而其悍如此自昭稽至桐栢而伏焉稍出而寢廣東行三千里而大會泗沂之間其

渾浩流轉茫無際涯驚湍橫溢見于瞬息此淮之水也
而其暴如此出于溫溢為滎橫截河流直達于海此濟
之水也而其徑如此非特是也有渙散無力不能負芥
者其名曰弱水有幽黝若漆彌望無極者其名曰黑水
有混濁汚泥穢惡不治者其名曰涇水以至百川衆流
支分派別參差淆亂不可槩舉然其大且尤蓋不出此
數者也夫善利萬物者莫若水彼為弱為黑為涇者固
不足道而所謂四瀆者又有四病焉雖曰利萬物烏知

其不害萬物耶今處之水也禹貢之所不載酈元之所未詳故其源不可得而推尋然匪亟匪徐匪縱匪拘窮澗深谷而不為阨也長灘漫流則安而行之凡舟楫之所經恍焉如通乎坦塗而已矣故無江之險河之悍為可虞也以為濫也而常虛以為委折而不迂蓋所謂因地而為方圓避礙而通諸海者也故無淮之暴濟之徑為可駭其所以止于汴鍾于澤放于四海灌溉滲漉以為天下利者蓋未易一二數也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

其濶然則某以為是天下之偉觀者顧不信然恭惟閣下以名世之才相聖天子其德大矣學士大夫雖知所以稱頌或不能形容其髣髴而某也不佞以為相公之德業其猶處之水乎其抑亦山川之所稟而獨得其秀氣之全乎不然何其清明汪洋不可窺校也如此夫水出于處而其波之所及莫近于溫也方今動植之微畢被沾溉之澤况某枯槁之質家于下流者耶故其疇昔嘗被慰薦之賜則餘波見及政其所也惟相公矜憐之

與丁剛巽書

某向數以先丈葬地事聞左右而誠意不至辨論不精不蒙留聽然亦以為剛巽必以某言質諸識者則改卜必矣近左經臣見過云剛巽襄奉已有日祇用舊地不識誠然否凡世俗所謂地理陰陽禍福之說無所考據者皆不足論今特論其有考據吾徒所當守者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卜者卜其地之美惡也地之美惡雖不可一概言然地之美者不過土肉深厚無砂石無水

泉不近溝澮陂澤故無卑濕之虞不近道路市井故無
意外之患地之惡者不過土肉淺薄有砂石有水泉近
溝澮陂澤故不能無卑濕之虞近道路市井故不能無
意外之患故凡人子之葬其親慎之重之不敢臆決而
聖人亦教之以為必卜焉然後葬也故地之美者葬之
則死者安地之惡者葬之則死者不安死者安矣生者
其有不安者乎死者不安矣生者其獨能安乎此非禍
福之說而理有如此者今夫人子之養其親必使之居

處之安然後甘旨定省不失其所謂養苟居處之不安則為人子者能泰然自安乎古之人事死如事生未聞獨詳於未死而輒畧於已死也今先丈葬地倚巖而穴巖腹泉出汨汨不休春夏尤甚壙底皆狼石此地之美者耶地之惡者耶且聖人所以教人卜者以汰吾人之疑也若耳目所聞見思慮所能及則利害較然矣尚何疑哉竊聞剛巽將濬溝壙旁以却水害某以謂就能却此水而壙有石亦不可葬何者石能生水故也今天欲

雨礎必先潤濱江倚山之礎往往水出今雖能去冢上
可見之水實未能去壙中不可見之水也可見者其害
小不可見者其害大又況可見之害未必去而不可見
之害有必至之理耶或者曰剛巽開此地其費不貲業
已成是未能遽易也某以為不然尋常稍有知識者則
不敢較葬親之費孰謂剛巽兄弟之賢獨惜此費乎又
曰剛巽必用此地無他亦欲享祀便耳是又不然卜地
葬親以為萬世之安此人子本心也若夫異時享祀之

便否特其末耳豈有舍其本而徒徇其末哉其使君家子孫果賢耶雖千里亦能致享使君家子孫不賢耶雖跬步不能致享固當問其子孫賢與不賢不當計其墳墓近與不近也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是知三牲之養不如不失一坏土之利為愈也今無故舉先大神柩置之有害不美之地雖能斥世俗地理之說卒違聖人所以教後世者竊為剛巽不取也然此地不可葬凡剛巽親戚朋友舉知之然未聞

有歷歷盡言以止剛巽者豈以剛巽為不足語哉誠以不可止而不止也某以為剛巽平昔最疏通不蔽或者有所未喻耳故敢盡言之實覲剛巽幡然而即吉卜也若剛巽又不聽健決不回則亦末如之何矣竊計剛巽他日親見水害則必追咎親識朋友無能盡言者則某之言雖不蒙見聽於今日亦庶幾見思於他日也

[illegible]

欽定四庫全書

橫塘集卷十六

宋 許景衡 撰

小簡

與晁無咎

伏自去違牆閫缺然巾履之役積年于此永惟平昔采
拾菴記之重夙夜頌詠不知自己而身賤迹遠修敬姓
名久不聞將命自取譴絕殆不知所以丐察於門下者
恭惟至仁大度漫無疎昵之擇若某之鄙實倚終始存

全之雖負荆前請勢未易前拳拳私誠輒布于此伏惟
恩門有以諒之而已

伏審比以盛德偉望入冠三館十年舊物誠未足為門
下賀然天方假此以為台柄之階是以四方士民鼓舞
訢戴自幸康濟之澤朝夕我及矧夙被品目者願頌之
私宜如何哉伏惟頻循氣叙眠食加練為廟朝自重以
慰海內之望

某竊惟先生直道雄文取孚當世揆日滋久比偶時變

凶人得路公肆姦巧使夔契偉業歛寄湖海而嗷嗷赤
子無以自生然祆氛戾氣豈能掩日星之焯然者哉幸
聖政一新屬意人物汲汲如弗及比觀除目少契士論
然總而論之莫先我公則發揮蘊積收功太平宜無爽
此時矣

某伏自幢節屈臨毫社嘗數奏記左右其後困躋海隅
僻左少還往竟不知使從寓留何地以是不獲時往問
牘但拳拳念德之惓不能自置耳茲者恭審鋒車已達

闕下輒勤叙嚮往仰達執侍者竊幸矜貸

某向者竊尉黃巖偶管庫失察應答踰年比少定而不
孝得罪天地先子棄世孤露待盡苦塊偶未死猶及見
老成舊德進陟朝右摧裂餘息於是自慰然迷塞叙誠
言多闕略冀有以諒此

與張帥

庚伏災畏恭惟精練生經休有神相及物之報如川方
增更乞俯為士民益綏福履卑情無任祝頌之至

某迺者伏審進職延閣中命帥垣寵數至優任屬彌重
除目傳播識者慰愜顧列門下士之末此情良可知屬
以在遠不獲奔走左右而行役擾擾得報後時修慶因
亦不早悚慄無限尚冀照察

某違逃恩席俯仰三年奔走南北久踈馳問左右每自
愧訟今春至京師恭審去冬台候少不康繼得藥喜遠
隔聞知最後又不得以尺紙少寓繫念拳拳之意慚汗
殆無以處尚倚門下愛撫素渥有以照其匪懈爾比得

之往來竊知氣體完復勝常此心欣爽恨不鼓翼一拜
幕履以寫縷懇北向耿耿惟祈厚自護持以副中外之
願

某去年謁告還鄉涉履艱棘往返萬里今春方抵唐州
未幾猥蒙誤恩以職事召自惟疎賤不才非所當得政
自門下獎借之出知感知幸夏仲到京即欲上狀少謝
萬一屬碎累感病忽忽早暮比少定方得契此願而筆
語拙訥數叙又止於此惟爾悚惕伏冀情恕

與樓試可

阻侍座幄閱日滋久備數卑冗屬以文禁無由一拜慕
履以備願旨惟是懷仰不知所喻初寒恭惟尊候動止
萬福更乞上為廟社善保崇重下情無任

比觀除目承有遷秩之慶雖未足為左右賀而盛德偉
望進陟亨塗實肇自茲顧在眇眇之末第劇忻抃無緣
操刺贊喜左右尚冀神明有以諒之

夏間恭審起居愆和嘗走門下繼聞即得樂喜下情欣

釋比來想惟尊候益康豫旦夕別上狀次昨者邂逅承教匆促不款區區慰幸不無慊者賤役拘文無緣奔走門下少叙欣戴之意惟爾慙忤尚冀有以賜諒

與張稽仲

違離侍席寢易時序夏間抵闕下嘗走門屏恭審從者留河朔比聞旋馭屬賤役拘文無緣叅省嚮往殆不勝茲承銜命聘遼大旆啟行有日方冬寒澀台候何似敢乞跋履自重以副朝廷遴選之意且須還使之寵焉某

幸甚

比以河間吏屬夤緣趨走風下迂踈無堪猥荷存撫而
備數于此復自輝潤之出此心銘佩何可忘徒以浼瀆
為懼不敢率爾叙感遽聞陞辭即路方爾綴繫又不獲
請迴館帳惟增慚恐謹上啟尚冀神明諒之

與永嘉郭守

某比不審台候何似伏惟鎮撫多暇神相諸福某蒙恩
幸甚賤役拘綴尚稽叅省伏乞善加調御少副中外屬

望之意

乃者伏審榮奉恩言寵復法從多士稱慶殆不容口洪
惟德義之重海內傾屬雖屈臨遠郡而天眷滋渥清名
峻秩洵被褒嘉行須召還徑陟顯重顧被遇厚者尤拳
拳於此時也違侍賓闕俯仰踰歲奔走修阻所至滯濡
旅瑣益復不聊上問因亦踈闊然念念眷撫之私誠不
能早暮忘也自爾有東去便饑渴之素尚冀時得以自
達於將命者益以忻快春間還任唐州猥蒙誤恩以職

事召涼薄何以得此政自翦拂之出不勝感戴饗祿無
補或僥倖未從汰逐尚及左右還朝少謝輝潤之萬一
何勝千萬願言

與晉臣

戴伯揮晚路得祿一官勅局忽將終更補考易秩尚須
半年許渠頗自嘆其艱棘而諸公亦每深憐其職事京
師不得改官反從後任干與者則其勢益落落難合竊
以為伯揮之榮悴乃在晉臣赴官遲速之頃耳在晉臣

豈有意乎某以為此事不可望於世俗子正可以望吾
晉臣蓋疇昔周旋洞識高誼固當優為之也然為貧須
祿我曹通患若蒙留念當勉處之稍遲數月而來則清
議翕然是遲也乃所以為速不識以為如何蓋諸公之
意如此而某以雅眷輒爾喋喋可罪可罪

與人

畸拙無似欽戴恩紀之重非一日積進望幕履祗役灑
掃宜不可後屬以冗賤無階効其區區徒爾愧恨尚幸

神明諒其匪懈爾天眷滋渥行有超拜之慶以滿士論
更乞順時寢餼自重瞻望丈席下情無任祝頌之至

某比者蒙恩備數勅局政自翦拂之賜祇服眷錄感刻
無以為喻然猥陋不學於法令尤非素習俾之刪潤大
懼無以仰稱推擇之意尚冀門下曲賜庇存不斥以僥
倖朝夕

孤悴跼伏窮陋坐恨親承不繼而叙問啟居亦復曠缺
何取為眷撫最厚者慙慙不可言亦聞從御比復往還

天台鴈蕩其徜徉山水之勝有足自適亦市朝擾擾者所未易得也未逮徠風但益耿耿謹上啟參訊

比得之往還竊審游刃事外益求其所在我者神觀深曠了無罣礙此正汨沒塵垢者願聞一二猥俗挽人不能自前為恨如何尚冀他日侍坐以究所請

慰薦上聞已久除拜當在斯夕盛才超進以享祉物之福正其時矣何勝拳拳頌願或聞代者來期尚遷延不識誠然否某比得畢華侍盡墳廬追思已往祇切摧迫

耳無緣面訴萬一愴咽莫既于此惟望神明有以察其
下悃爾

湖海疵賤竊服盛德之望揆日滋久疎遠自引敢萌親
近之念比何幸乃得以吏屬祇役門闌而襟度豁然收
接甚寵其周旋之眷殆非頑鄙所應得區區銘佩牢在
寸臆猥職綴繫坐遙軒墀惟是欽誨輒爾僭寓以書伏
惟神明賜諒

竊以世德才望清議所屬屈臨使郡聞者為之嘆惜豈

天姑徇一方所欲使有歲月之幸耶徒御跋履屬此寒
澀不審尊候何似旌旆歷境老稚迎拜已相屬于道矣
矧在眴睽之末親承有日所懷良可知前茲更乞以時
保重

某以部吏趨拜下風乃禮之常伏蒙特屈崇重噓拂窮
陋存撫之渥正自大君子厚德所存然施非其宜不任
悚慄屬以拜違不敢躬伏門下以謝寵賜徒知刻畫以
為不忘而已京師久客日益擾擾參省不時得遽復請

違下情不任眷眷

某承學不敏又涉世淺吏事尤非所習仰祿州縣雖知
為貧第未知果免曠瘼之責否尚須左右臨照掩覆保
全之也唐州風物不惡惟今秋小稔經費為他州所侵
見請於漕臺計亦不至闕絕其他疇昔採聞良審更不
一一上覆

與陸中丞

某竊審使舡東泛已過揚子即日秋氣漸爽江山照人

寢味當益勝某官雄文直氣著聞中外忠義大節見于
言責均逸得請畫錦鄉邦雖足以適歸榮之願副老稚
饑渴政恐已在道曾未暖席即還廟堂均福海內蓋措
紳所期者如此非小吏私祝也

某頃蒙恩備數佐吏之末私竊喜幸不獨以為罪戾之
餘趨走下風幸託大庇而淺陋不競遂窺道德高致聞
論議之緒餘庶幾滌去塵滓少償願學之初心焉非造
物憫其窮躋特以見畀耶侍座行有日欣戴之誠欲云

不盡

某向留都城數走門下訖不獲一望熒座缺然願懷東
下惘惘蓋無時不在左右行役擾擾念欲叙致此懇屬
乏去僕又爾不力逋慢之罪宜無以自恕惟寬大有以
諒之

與呂幕

掃跡屏閫於是數月洪惟眷德所被凜然寸臆未易替
忘身世擾擾無緣脫釋日屬後塵僚風耿悵而已謹奉

狀敬問興止不次

乃者旌旆西指錢塘雖寒澀跋履良勤而天倫愛義積年契闊於是慰愜恭惟從容幄席粲然一笑人間之樂宜無大於此者凡與聞知舉增手足之愛甚善別後當時時嗣音柄用之召想在旦暮矣自聞還轍即欲修敬左右俗事訶逐不覺後時仰負高誼罪愧不知自釋當賜矜宥某哀荒尚延殘息猥自輝潤之及下懇感甚早者特拜車馬之寵而著誨疊疊備形慰藉之意忻慕

慚畏不任此懷迷荒竟未獲祇詣館下為左右謝重使
惶悚尚倚眷遇有以照此謹上啟

旌旆往還邑境自應奔走以綴賓謁之末衰塊不符此
悃徒抱悵惘誠不自意首勤榮拂眷遇稠重無以況喻
雖仁人厚施漫無賢否之擇顧孤露餘息獨何幸而得
此耶無從親承叙感搖筆耿耿

暑伏滋劇雖揮簞高爽猶不自堪而將事此時跋履重
複其勞如何然使幽圉灑然均被平反寬釋之賜亦大

君子勤已裕物之意也斯民幸甚

前日遂幸瞻款窮寂得以自慰間侍信宿高風凜然欽
揖不替稍寒浮涉良艱恭惟尊候萬福某孱弱不競屢
被眷錫茲幸未易言冗瑣仰稱缺然愧畏愧畏謹啟走
問興居

旌旆還自南邑以私居乏人探伺不早比知省而齋舫
前泛滋遠不獲恭叩將命惶懼無地尚幸通照匆促序
致不詳縷早暮別拜狀

前者旋旆馳候不敏慨然攀詣弗前有愧眷數重被教
帖之寵辭致珮爽如奉周旋猥陋何幸密邇未即瞻款
馳情几席不知自己頃聞南渡舟師不力有驚悸之虞
竊用懸念重聞足疾小梗不審數日來服藥何似當已
痊復斯民倚德惟眠食保厚進慶顯用

代志遠與呂推

言遠几杖之侍倏倏累月沉汨塵垢每思誨言如在天
外坐拘末局無緣祇奉座隅少符願悃悵悵不知所裁

恭以慶門盛業載在天下而明公才德兼茂謂宜騰驤
要路與伯仲相先後顧猶淹泊郡國從事簿書士論所
以為之憤然也除拜之喜不早暮間即有馳慶之便矣
孤苦待盡日無生意以是修伺起居曠疎累日然嚮往
之誠實不如是怠惰也恭惟愛撫有日當未以訊問疎
昵為言但鄙陋自不知所處耳惶恐惶恐茲者猥蒙府
座誤賜采錄辱瑣不應得此蓋出執事剪拂之眷銜荷
重遇闔門以之拘縈未即謁謝門下但有悚息

與呂守

季秋霜冷恭惟鎮撫多暇福履日新郡國承宣朝廷眷
矚伏乞俯循時令精御興居下情不勝瞻禱之切

伏念講服德義之重有年于此轉徙南北惟是眷眷一
拜之幸缺然未獲何勝愧恨比承出鎮侯服師帥一方
而疎謬無堪實槩編籍之末以均大君子涵育之賜凜
然欽戴倍百倫等顧以從祿遠去無階趨走下風瞻望
門牆滋劇向往

疇昔浪跡士友間共聞先正直節勁氣見於議論位不
侔德有志者所同惜竊以為忠義之報當在後人恭惟
文學政事世濟其美宜在朝廷以攄及物之澤俯為一
州政非其處豈天以海旁噉噉之俗為可憫姑以豈弟
厚德畀之耶報政有日當遂右擢以副士大夫望顧在
疵賤願言尤切

昔者備數河朔受代來歸會聞使旆東去有期竊以為
當獲叅拜以釋積年願見之懇比至闕下而齋舫前泛

久矣失所素料徒爾快悵日欲敷叙萬一致勤左右而
京居久客事境紛亂訖貽不早之愧尚倚神明有以諒
之耳

與處中

伏念一去誨幄俯仰六七年眷言撫愛之私念念此懷
蓋無時不在門下獨以困頓湖海待盡旦暮不時申問
宴起自取背誼之咎抱愧此身不敢自貸然盛德有容
不替始終雖斧鉞森植竊自審其或逭也下情良慊

上石守

伏自疇昔祇拜庭下荷蒙至仁畧去崇重俯加顧揖而
慰藉之意溢於言色仰識厚賜感刻不敢忘違去軒凡
乃爾累月永言恩覆之及未易縷數而賤事拘纏無緣
早暮左右少效巾屨之役徒頌詠德義以盡依歸之誠
而已謹具啟上尊候

某以孱陋生長都邑自能言時已得盛名於士大夫間
比謂經綸偉業已在廊廟美政善俗矣乃今尚以遠郡

曲留麾節此輿議所以嗟惜於前日也然發露毫末以振枯槁亦一方之幸顧恐召節東下不夙則暮進陞要近均斯幸於天下雖斯民眷眷攀轅願借宜不可得矣
纍然殘息遽脫撫育預切悵

某竊以永嘉名郡江山秀發甲於東南自昔顏謝相繼出守率以登臨吟詠為事考之載籍則晉宋風流多出於此陳迹依然不知幾寒暑寥寥後來誰復繼之比何幸乃有大君子此來恩威所臨歌頌載路又得以詩酒

行樂覽古詔今江山自是增氣矣乃者竊觀酬唱篇軸
辭嚴義豐遠追前人殆非庸庸刻琢者所敢窺尋其髣
髴也匪佞

某得性慵疎幸先人不鄙使從學問雖不能洞釋淵粹
然志所欲到亦不敢不勉比以貧甚猥從祿仕簿書米
鹽并困心力舊學既以蕪廢而職事又不能無弛曠者
上賴恩造保全覆護以及今日仰惟大賜比重山嶽此
生祇載何日忘之

某重念先人清尚好學厚朋友樂施予平時俸入未聚已散伏自捐館諸孤索然無以繼朝夕而某小官薄祿不能自支苟不勉圖寸進以活老稚則食啄倍十不知死所矣中夜嘆息念惟仁人君子有以恤此故不揆量喋喋仰冒嚴聽儻蒙惠然重以先子平昔獲侍都講學士投好最厚特形薦墨之賜則門下之德槩及存沒而某所以為報塞者宜如何耶某無任願望激切之至頃者率爾承稟將命方抱僭冒之咎伏蒙異眷特賜教

翰捧緘祇誦舉族傾聽所以慰勞孤苦之意勤數有加
上荷恩遇非孱弱寒賤所能報稱萬一輒什襲祕留永
惟重寶蓋其他不足以為謝也

江海斯民幸會自天乃得巨賢照臨于此扶殖善良鋤
去兇猾熙熙千里猶一室然竊惟才德之重宜列禁從
上承顧問淹回遠守士論謂何除拜之喜當有日矣此
有志斯世者所以尤勤勤於祝願也某孤苦不敏分甘
委棄無復僥望於此時比不自揆輒敢屑猥投聽重蒙

仁厚俯矜所請恭惟采拾之私侔重覆幘自非至仁大度忘其鄙陋而憫其無告疇肯假借及此哉圖報之悃環視無以自效顧未死尚冀異日奔走門壺少伸一二也此生幸甚幸甚

昔者先人獲私於都講學士愛契最深往還手澤尚存敝笥今某幸以迂拙仰附門下之士則泉壤慶謝之意宜與此一致也顧恩撫夤緣所自豈不遠哉存沒感慕感慕某祇荷異眷自應趨伏庭下以究謝懇而縻職筦

庫未易如所願滋用惶恐短啟叙感不竟萬分上汙神明益重僭越併乞恕諒

海隅猥陋敬頌德義積有歲序牽綴南北永言瞻拜下風邈未易契此心慊然豈意旌旆辱臨此方恩威所懷千里鼓舞獨是不競方苦私故弗獲奔走麾屏仰備驅使豈稟賦賤薄所以願侍大君子之幸者尤非孤苦所應得耶下情惘怏

恭以慶門盛屬為東南望家聲世業載在天下皆士大

夫所願道以為矜式者而閣下又以文學行治激昂要路取重此時尚稽柄任委以遠守輿議大以為不然夫豈知海隅億萬之衆生造提拊綮有望於左右耶竊計廟堂之議宜亦不能出此賤子詎敢云

伏自下車掃滌塵壅使民物灑然一新明而不苛寬而不弛實古循吏事吾屬何自得此非天有以憫其僻陋無堪疇肯畀以今日之幸耶報政滋久召書東下揆日以須斯民獨何人乃欲私我公使不以均澤海內為念

宜其未易得也

昔者道舊治仙居而父老藉藉具言利澤之在物者孤陋竊用嘆仰身賤迹遠居恨艱於親承少窺高遠企首悵然幸今託庇部封謂可以進侍幕履矣又以衰塊不能自前何勝恨恨尚須異日符此懇悃

與孫簽

違離侍席茲有日矣願言承請何勝早暮之悃屬者旌旆按臨敝邑會臥病在告不獲望塵道左悵悵增甚末

局坐縻無從時拜座隅謹叙嚮往伏幸照念

春半晴燠不審候履何似此方幸甚仰辱大君子拊育之澤日月未幾而歌頌載路第恐除召之命近在寅夕斯民不終盛賜之及預以為恨耳

鄙塞無堪竊食堯庫猥被眷庇之私未即謹斥實闔戶孤弱之幸尚稽進謝門屏感慕無限前日府座過聽特形薦墨之賜自揆淺薄何以堪此蓋出門下賁拂之素遂階寸進以活孤露此生感戴何日忘之

與俞叔通

言遠几杖之侍於是累月念積勤頌仰非筆語可既而
病故侵汨踰時弗獲有獻左右雖門下了察非懈未究
詰斥顧內省當如何耶負荆未遑尚冀濯去已往使獲
繼此以勤執事者不勝幸甚幸甚

